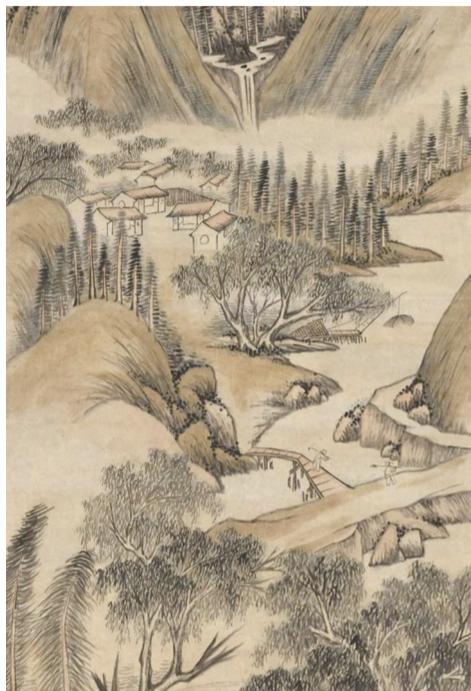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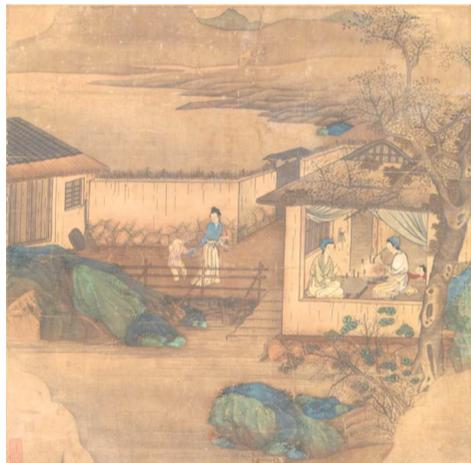
苏轼：一心做农人 归隐难圆梦

宋神宗元年春，徐州大旱，时任太守的苏轼，率众赴城东二十里石潭举行求雨仪式。得雨之后，复率吏民往石潭谢雨，沿途经行之处，村人争看，不胜欢喜，鸟兽虫鱼，无不喜气洋溢。鱼鸟知得雨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，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。

据《新京报》



清 胡桂《柳荫农村图》



明 仇英《耕织图册》

一首真正的农村词

《浣溪沙·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》

(宋)苏轼

照日深红暖见鱼，连溪绿暗晚藏乌。黄童白叟聚睂眵。

麋鹿逢人虽未惯，猿猴闻鼓不须呼。归家说与采桑姑。

这组词别的抄本题后还有十七个字：“潭在城东二十里，常与泗水增减清浊相应”。泗水源自山东，流经徐州入淮河，后改道入运河。

徐州自古多天灾，不是早就是涝。苏轼出任徐州太守的第一年，即熙宁十年(1077)，据史料记载，是年七月，黄河决口，徐州遭遇特大洪灾，苏轼亲临城上，率众抗洪。洪水才退不久，翌年春，徐州又遭大旱，苏轼在《徐州祈雨青祠》文中，忧心忡忡：“水未落而旱已成，冬无雪而春不雨，烟尘蓬勃，草木焦然……”

当地百姓传说石潭中有龙，以长绳系虎头投水中，可激怒龙，龙怒则降雨。苏轼听信了这一传说，亲率吏民前往石

潭祈雨，并作《起伏龙行》纪事，诗中有描写旱情的句子：“东方久旱千里赤，三月行人口生土。”不管迷信与否，奏效就行，祈雨后不久，果然得雨，旱象解除，入夏丰收在望，举城欢喜，苏轼又率众赴石潭“谢雨”，《浣溪沙》组词，即作于道中。

这组词写路上所见农村风物民情，不用典，不修辞，语言朴素，感情真挚，乡土气息扑面而来。在苏轼之前，文人词属于“艳科”，没有真正写农村的词，偶或有写到田园风光的，也不过片言只语，仅作点缀，词中樵夫渔父也不是真正的农民，而是隐士的化身。只有在苏轼这组词里，我们才看见了真正的农村。

先来看第一首。红日，游鱼，绿树，乌鸦，黄童，白叟，麋鹿，猿猴，采桑姑，这么多可爱的乡间风物，一一展现在眼前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已是初夏，夕阳倒映在石潭，把潭水染得红暖，水中鱼儿游弋。写鱼和水，实则是写雨，因为就在不久前，赤地烟尘，草木焦然，大旱造成噩梦般的气氛，如今天降甘霖，潭水多么明媚，游鱼多么欢快！

环顾潭周，连溪绿暗，树荫深处时闻鸟啼，黄发儿童，白须老叟，皆熙然而乐。“照日深红暖见鱼，连溪绿暗晚藏乌。黄童白叟聚睂眵。”诗人心里喜悦，所见皆明丽，多姿多彩，三个句子里的颜色，红绿黄白，杂糅可爱。

下片更原生态，谢雨现场竟然撞见麋鹿，还有欢庆的鼓声引来猿猴，野生动物都被盛大的喜悦气氛感召而来。使君与民同乐，“归家说与采桑姑”，他已看见这些在石潭观看谢雨仪式的村人，回家之后定将这一切说与采桑姑的。

天真烂漫的村女们

《浣溪沙·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》

(宋)苏轼

旋抹红妆看使君，三三五五棘篱门。相挨踏破茜罗裙。

老幼扶携收麦社，乌鸢翔舞赛神村。道逢醉叟卧黄昏。

听说太守路过，村女慌忙打扮整装，又兴奋，又紧张，与女伴们三三五五，候在临街棘篱门前，争看太守，挨挨挤挤，简直把彼此的红罗裙都要踏破了。我们读上片三句，村女们在看使君，不知使君更在看她们，他比她们还看得更细。

地方长官出行，即便不清尘避道，也会惊动村民，何况苏轼知徐州期间，体恤民情，有过抗洪功绩，值此谢雨之喜，风光又如此明媚，村人怎能不争相看呢？万民拥观，苏轼在这里只写村女，她们天真烂漫，热情羞涩，也许红妆抹得土气，但那土气，在诗人眼里都是人间风景。

“老幼扶携收麦社，乌鸢翔舞赛神村。”下片写百姓得雨之后，在土地祠举办迎神赛会，祭祀感恩，也借祠前空场打麦。这是大麦成熟的季节，后面一首词

写到“簌簌衣巾落枣花”，我们读过唐代李颀的《送陈章甫》，诗开始就说：“四月南风大麦黄，枣花未落桐叶长。”同在黄河流域，此时枣花飘落，可知谢雨应在四五月间，大麦已经丰收。

末句从狂欢场面淡出，“道逢醉叟卧黄昏”，日色将暮，一位老人醉卧道旁，以天地为衾枕，物我两忘。此词以村女红妆茜裙出场，接着土地祠前庆丰收，迎神赛会，祭祀肴饌丰盛，乌鸦成群盘旋，写场景极繁华，极铺张，最后闲来一笔，似不经意，尤堪回味。

闻到了泥土的芬芳

《浣溪沙·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》

(宋)苏轼

簌簌衣巾落枣花，村南村北响缫车。牛衣古柳卖黄瓜。

酒困路长惟欲睡，日高人渴漫思茶。敲门试问野人家。

村子里很静，好像没有人似的，听得见枣花簌簌飘落，落在衣衫上，落在头巾上。

绿树掩映，村南村北，一片缫车声，家家都在忙着煮茧缫丝。这是从前农村的光景，初夏昼长人静。不像现在，繁忙只是繁忙，忙得晕头转向，农业时代的繁忙，却可以是简静，可以是德性，农人过的生活，如次第花开，岁序里自有一种安稳。

最古朴的，莫过于卖瓜老农的吆喝声。“牛衣古柳卖黄瓜”，单是这些字排在一起，便叫人悠然思古，起羲皇上人之想，再看那老农身穿粗布衣裳，歇在柳树荫下，一声声叫卖，黄瓜刚下来，水嫩水嫩，皆得了好雨的滋润。

使君边走边看，不觉日已晌午，路长酒困，口渴思茶，见前面不远，有一户人家，于是骑马过去，“敲门试问野人家”。“野”字，是说人家在野外，这个字带劲，振人精神。尤其现在，见惯了人造的东西，我们转而怀念原生态，风景也爱那荒野的。

与漫长到不可想象的原始生态相比，现代文明只是新近出现的症候，对于人类来说，文明发展愈快，就愈不知所措，因为我们本质上仍是万亿年前的幻影，这就是为什么旷野、原野、野生动物、野蛮以及一切野味的词会立即激发我们内在的力量与渴望。

我原本是个农人

《浣溪沙·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》

(宋)苏轼

软草平莎过雨新，轻沙走马路无尘。何时收拾耦耕身。

日暖桑麻光似泼，风来蒿艾气如薰。使君元是此中人。

苏轼说：“我原本是个农人。”我原本也是个农人，现在和将来，或许不能种地，也依然是个农人。农业为诸德之本，农人是人的本色。

“使君元是此中人”，这句若单独看，或仅在这首词里看，会以为苏轼只不过和很多文人一样，歌咏一下田园生活，即此羡慕闲逸，表态似的宣称自己要归隐。但这是组词，我们一路读下来，到最后这句，就不会觉得是套话，苏轼不是随便说说，他是真心喜欢农村，也真心想做个农人。

这种心情更像本能，苏轼曾不止一次流露过，例如在黄州开荒地，且作诗曰：“我虽穷苦不如人，要亦自是民之一。”又如赠叔丈人王庆源的诗，其中也说：“吏民莫作长官看，我是识字耕田夫。”无论在哪里，他都这般与齐民为伍，所以才能与世无隔，才能随处自在喜乐。

软草平莎，轻沙走马，雨后空气清新，大地上万物洁净，惬意而自由的感觉令他思省：何时收拾耦耕身？离开仕途，回到简单的事物中间，做个农人，种植粮食和蔬菜，这才应该。“收拾”一词甚好，人对于自身要有这样的观照。关于身体，我们知之甚少，观照更少，为主为仆，糊里糊涂。

天气这样好，“日暖桑麻光似泼，风来蒿艾气如薰”，阳光朗照，万物生长，桑麻乌油油地绿，南风吹拂，野蒿艾香气如薰，再次令他憬悟：“使君元是此中人”！

最后一句，最后一首词，勿等闲视之。谢雨是敬畏天地，往返石潭道中所见，是见众生见万物，然后见自己。我是谁？我想要在世上得到什么？我究竟在寻找什么？这些问题，在最后一首词里，已有了答案。

作者后记

那为什么不归隐，做一个农人？我也常常问自己。走遍千山万水，无论在哪里，哪怕在城市的人行道上看见野草，在建筑工地旁边看到泥土，我也会当下了知我原是此中人，它们是我童年的好朋友，是我在大地上的亲人。也许离开是为了归来，我们寻寻觅觅，轰轰烈烈，冷冷清清，最终都会发现其实哪儿也没去，就好像玩一场迷失的游戏，通过迷失看看能不能找回自己。

回到村里，我仍是那个幼年的我，与村人寒暄问答，或田间地头闲话，在一种亲情与敬意里，并无人世与岁月阻隔。村人都说我没变，总是我原来的样子，有的还开玩笑说我怎么也不洋气，也不开车，也不描眉画眉(惭愧，我其实是画了眉的)。某年回老家，正值秋忙，我穿了件旧蓝布衣裳，和父母一起在地里收玉米，扛抬装玉米棒的麻袋，老村长见了啧啧称赞：“这娃真是好，能上能下！”我一直记得他的目光，在听过的所有夸赞中，我觉得这句是最好的。 作者/三书



溥儒《荒寒野牧图》